# 旧社会的上海

一、上海的普通的一家人

「当当…」海关大楼的钟声惊起了早飞的鸽子。

「迪遛遛」的鸽哨声，夹杂着黄浦江上的外国轮船的汽笛声、画开了上海晨曦时的薄雾－－上海醒了。

电车的「叮当」声，倒粪车的「咂咂」声，掺杂着卖早点的吆喝声，一条一条小弄堂，一间一间铁库门都开始有人走动。

宝家里的张家奶奶刘爱兰早早地出去给儿子女儿和孙女买来了早点。

在跟邻居打好招呼后，她一手拎着用一根筷子穿着的油条，另一只手端着盛着豆浆的钢精锅，锅盖翻转着，上面是一大堆南翔小笼。

她用肩膀推开黑色的大门，边越过天井向客堂间走去，边大声招呼︰「小川，小娟，下来吃早饭啦。」等她把早点在客堂间的八仙桌上放好，还不见一子一女有什么回音。

匆匆地在灶披间洗好手上油条的油腻，她转身「」地向楼上走去，边走边嘀咕着︰「这两个小懒迫鬼（懒鬼），介晚（这么晚）也不起来。都要等我做娘的拉被头。」先拉开后楼的女儿房间，只见还在读高中的女儿张小娟只穿着一件小背心，蓬松着一头秀发，睡眼朦胧地坐在乱蓬蓬的被子中。

做妈的当然心疼女儿。

爱兰一把把衣服披在女儿的肩上︰「天冷，衣服也不穿。当心受凉。」小娟迷迷糊糊地问道︰「妈，几点钟了？」「快七点了，晚了？」「啊呀！上课要迟到了。妈帮我被头梳梳。」「不要急，不要急。慢慢来。晚了让你哥哥喊黄包车送侬。」帮女儿收拾好床铺，爱兰看看儿子的前楼还没有动静，做妈妈的只好再去叫儿子。

打开前楼的门，里面还是黑黑的。

她上前拉开丝绒窗，回头一看，大铜床上的儿子，仍然拥着锦缎被面的被子，在呼呼大睡。

她一把掀开儿子身上的被子︰「懒鬼，起来了。侬昨天夜里不是让我今天早一点叫你吗？！」儿子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妈，让我再困一歇吗。」男子早上阳气足，儿子张小川这一翻身，顿时把前面那块鼓鼓囊囊的地方暴露在妈妈的眼前。

虽说还隔着一条短裤，但也足够让寡居很久的爱兰吓了一跳，连忙转过头︰「小川，已经七点钟了，不早了。再晚一点豆浆都冷了。」说完转身就下楼去了。

不一会，一家三口都洗漱完毕坐到了客堂间的八仙桌旁。

小川看看只有三个人，便问妈妈︰「妈，婷婷呢？怎么还不下来？」婷婷是小川的女儿，才三岁，明天就要到一家有名的外国修女办的住读幼儿园读书去了。

爱兰答道︰「今天让小人睡个懒觉。明天到外国幼儿园就没有懒觉睡了。」妈妈拎起桌上的罩笼，妹妹就叫了起来︰「啊！有小笼馒头。」提起筷子就挟了一个。

「当心，当心汤水溅到你衣服上。」妈妈一边给儿女俩倒豆浆一边提醒着。

「来，阿妹。阿哥帮你倒点醋。」「谢谢阿哥。」小川给自己和妈妈也倒了一碟醋，然后也挟了一个小笼馒头︰「阿妹，阿哥教你一手。看着︰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唆汤。」说着挟这醋碟里的小笼馒头，将边上薄薄的皮咬掉一点，然后「孜孜」有声地吮吸掉小笼里的汤水，再一口把小笼放进嘴里嚼了起来。

妹妹欢笑着拍着手︰「阿哥真聪明！」爱兰也笑了︰「你这个小赤佬（小鬼），花样经真多。」「我这个是跟我们报社里的『罗革里』学的。你不晓得他用江北话说还要好玩呢。」（注︰革里，训音不训形，旧上海对那些穿洋装的职员一类人的一种贬称或玩笑，意思大概是要『面子』不要『夹里』，底气不足。）「哼哼，阿哥叫人家『罗革里』，人家不也叫你『张革里』吗！」「好的不学。这么大的人了，女儿都该进托儿所了，还这么顽皮。该想想正事了！」小川装胡涂︰「妈，啥正事啊？」「阿哥还装傻！妈当然是问你啥时候再给我讨个阿嫂回家。」小妹嚼着小笼向哥哥眨眨眼。

小川索性装到底︰「老婆吗？早就讨过了。小人（小孩）吗？婷婷也三岁，可以上托儿所了。至于……女人吗？相信你们的儿子和哥哥，花样经是玩的来的……」「我就怕你这个！外头的女人……当心找个……」「嘻嘻，妈妈放心。哥哥是领市面的，不会找个『女拆白党（拆白党︰骗财骗色的骗子）』回来。」「小川啊，要是有合意的就讨回家来吧。讨回来的放心……」小川见妈妈又要长篇大论的要自己结婚，连忙打了个哈哈︰「姆妈，家里已经有你们两个美女了，我还要在找什么女人！阿拉妈妈阿妹都介（这么）漂亮，我外面跑了这么多时候，是再也找不到比你们好看的女人了。看来要讨老婆只好从你们俩中找，妈才放心。」一句话，弄的母女俩满脸通红。

爱兰涨红了脸不住的说︰「要死，要死……」小娟则低下了头用眼角瞟着哥哥吃吃的笑︰「阿哥，侬真要命！连妈和我的豆腐也要吃。不晓得侬（你）在外面是哪能（什么）样子！」小川乘机转换话题︰「阿妹，我说的不错。你是年轻美丽、豆蔻年华，那不用说了。你看妈︰我们两个子女都这样大了，连孙女都有了；但是你看妈像个做阿奶的人吗？这样年轻、这样漂亮、这样登样（漂亮，多指穿衣服有样子）！旗袍一着（穿），身材卖相不要太好噢！」小娟定睛一瞧，妈妈今天果然与往日不同︰一袭黑色绒质的旗袍，裹着那丰腴白皙的娇躯，头上云发曲卷，素颜映雪，越显得雍容华贵，朴素端丽。

爱兰被女儿看得浑身不自在起来︰「这样看妈妈干什么？看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了。」「姆妈，你真好看！这样一打扮，别说不像我们的妈妈，跟哥哥站在一起，简直就像哥哥的女朋友。」「作死（找死）！你才像你哥哥的女朋友呢！」爱兰被女儿说的脸都红了，连忙解释道，「今天是送婷婷上外国幼儿园入全托，所以才穿得正宗一点。谁知你们两个……」一家人欢欢笑笑的吃完了早点。

小川一挥手︰「小妹，走。跟哥哥叫黄包车去。」小娟挽着哥哥的手臂一起向外走去。

才来到马路边，一个穿着号衣的车夫就上来兜生意︰「先生，太太啊，要黄包车？」「先到阁智中学。」小川先把妹妹扶上车，然后命令道。

「先生，太太坐好。」车夫答应一声就跑了起来。

等哥哥上了车，小娟娇媚地搂住哥哥的肩膀，在哥哥耳边轻声道︰「哥哥，他叫我们先生太太哎……」小川把妹妹往怀里一搂︰「小妹，你是说他认为我们有夫妻相，把你叫做我的太太，是有眼力呢？还是把你看老了，当做我的太太，太没眼光了？」「哥哥你坏死了！人家当然是说……是说……」「讲不出来了吧？！哥哥告诉你……叫太太是他又有眼光又没有眼力……」「不要，不要。哥哥总是说话夹枪带棒的……还喜欢吃我豆腐！」「瞎讲。哥哥只是喜欢你嘛。那么你说什么意思呢？」说说笑笑，嘻嘻哈哈了一阵后，小娟把她美丽的下巴搁在哥哥的肩上，幽幽的问道︰「阿哥，你为什么不再找个嫂子呢？」「小娟，你真的想再有个嫂子吗？」小川的语气也正经起来。

「不是……你知道，我跟过去了的嫂子关系也不错……」「只是不错……不过，我也怕再找的人，不能像婷婷的妈妈一样，跟你和妈妈关系处的那样不错……」「谢谢阿哥，你为我和妈妈着想。只是……只是……」「只是什么？」「你一直一个人，不会……不会……寂寞吧？」「寂寞？你说的什么呀。我上有妈妈，下有女儿，当中有你这个乖巧的阿妹，怎么会寂寞？」「哎呀，阿哥！你又来了！我说的寂寞，不是这种寂寞，是那种寂寞。」「你看你，什么这种、那种的？亏你还是这么有名的阁智中学的高才生呢，连国文都说不好……」「哎呀，阿哥，你那能……你是装胡涂！」「阿哥什么时候装胡涂了？是你表达不清吗。」「我表达够清楚的了。我是问你……没有阿嫂后……晚上会不会……寂寞！

坏阿哥。「「哈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哪个女人爱上你真是触霉头，气也要被你气死了。」「你这么恨我啊？」「哼！我那里敢恨你，我只是爱你！」「噢？爱我？你真的爱我？那为什么一直要劝我讨老婆呢？」「是──啊！你不是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我爱你，是要你快找个老婆来管管你。」「哈，你白费心了。家里有妈和你管已经够了，要娶啊，我看还是娶你好了。」「阿哥，你又来了，人家不理你了……」不一会，黄包车就到了南京路。

一辆电车「当当」的响着铃声，从七重天那高耸的大楼下沿着亮的轨道驶了过来。

黄包车夫停了下来，等电车过去了，再拉起车船过了铺着铁藜木的繁华的南京路。

穿过上海路，再过两条马路就到小娟的学校了。

沉默了一会的小娟忽然在哥哥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哥哥，你要不是我的亲哥哥就好了。」然后跳下黄包车，就往学校大门跑去。

留下一脸疑惑的小川。

「先生，现在再到哪里去啊？」终于车夫的询问让小川从惊疑中清醒过来︰「申报馆再过去一点。」「哎吆，『张革里』，你终于来了。」一进报社的大门，总编兼老记『罗革里』的带着扬州腔的苏北上海话就响了起来。

「啥事体（什么事）啊？你这么急？」「快，快！你昨天的那篇《天蟾大舞台与麒麟童》的稿子要快点赶出来。听说麒老板跟顾竹乡越闹越僵了。今天听麒老板的操琴师傅说，顾竹乡扬言要用硫酸废了麒麟童老板。麒老板昨天夜里向外国水手买了把手枪，要跟姓顾的拚命……」「有这事？这可是个头条啊！」「谁说不是呢！你把这段加进你的稿子，争取今天晚报里注销来。」「好！一来麒麟童周信芳老板的新闻，上海戏迷哪个不关心？我们的报纸又可以抢个头版；二来也造造舆论，吓吓姓顾的这个流氓，让他知道戏子也不是好吃吃的。」「你快赶吧。今天报社里就你坐镇了。」「噫，你做什么去啊？」「听说黄金荣有意帮他们摆平，我得去跟踪采访。」「小刘呢？」「今天跑马厅开马，他一来就被我赶去探『马经』了。」闹哄哄了一阵后，报社里安静了下来，只有『沙沙』的钢笔画在道林纸上的声音。

小川埋头愤笔疾书，终于不大会儿工夫就赶好了稿子。

当他长嘘一声抬起头，就看到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正勾魂摄魄的瞄着他……打发实习生把稿子送往印务所，报社里也就只剩下他和美丽大眼睛的女主人了。

起身脱掉一直来不及脱的那件凡尔登呢西装，小川慢慢的向那双美丽的大眼睛踱去。

随着小川脚步的临近，美丽的大眼睛的美丽主人的美丽的肩膀明显的僵了起来。

虽然她低着头在纸上画着什么，但从她那双不停的忽闪的长长的眼睫毛上可以看出，她到底有多么的兴奋与期待。

小川的脚步移到了她的身后，弯下腰，亲昵地搂住丰润的香肩︰「苏苏啊，你的衣服很单薄啊！」美丽的大眼抬也没抬︰「你忙完了？」小川的嘴唇贴近长长的秀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你的头发真是喷香啊！

终于忙完了。「明显的，喷香长发的主人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办公室里还有别人吗？」小川的一只手抚到了长发主人的柔滑的项下，另一只手顺着肩膀滑过肩胛，向下侵略过去︰「我刚刚打发小学生意的（学生意︰实习生）到印务所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你就对人家放肆了。是吗？」小川已把她的脸扳向自己，只见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已是水汪汪的凤眼含春，急剧扇动的鼻翼下，贝齿轻咬着下唇。

在早已泛起红晕的两颊上亲了一口，小川用轻的只有两人才听的见的声音说道︰「小苏苏，我不但要放肆，还要……」「还要什么？」小川一把把眼前的美人儿抱了起来︰「还要在老地方让你放水──第三种水！」「哎呀！你好坏！」说完粉拳就落在小川的肩膀上。

老地方就是报社的数据室。

里面是一排排的书架，堆放着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

最里面有一张双人写字台，供报社同人们摘抄数据用的。

而现在这巨大的写字台就是小川与他的情人苏小姐共赴云雨的阳台了。

小川边吻着怀里的美人，边把她放到写字台上坐好。

他俩都没有脱衣服，小川只把苏苏的外衣解开，把里面的羊毛衫推了上去，粉白的胸膛裸露在小川的眼前。

苏苏推了小川一把，撩起衣服，将温润如玉的后背转向他︰「来，帮我一下。」小川帮她解开乳罩的扣子，乳罩一下子松开。

小川紧紧地将她抱住，两只手伸到前面，托住两个脱颖而出的乳房。

顿时，一种温热柔软的感觉充满了他的手掌。

他爱不释手地抚弄着两个如鸽子窝般温暖的乳房。

他从苏的腋下将头伸过去，用嘴含住一个嫣红的乳头，她的嘴中发出一阵呻吟︰「别这么用力嘛。」她说着，却将小川的头按在那里。

他用手轻轻抚摸着，摸得她浑身舒畅。

他游动的双手停了下来轻轻捏弄美丽的乳头。

苏的乳头硬突起来，好像两粒樱桃，好美，好动人。

小川的手好像有电流一样，她也像是触了电，全身都在颤抖，口中喘着长气︰「好舒服啊！……小川……轻点……人家痛……啊……好……好……」小川低头含起一个乳头，语音模糊地问道︰「比你表哥……更舒服吧？！」「用……用力……揉揉……大令……别提他……好吗……不是家里一定……要我……我一定会……嫁给你……的……」小川也不回答，用另一只手撩起苏苏的裙子，把手伸进她的三角裤里。

苏苏的小腹下面那块突出的阴户，上面长满了毛，这些毛很短但是很多。

肉缝里早已是淫水淋漓了。

不禁使小川把玉茎向前用力顶去。

苏苏哼叫一声后，双手抓紧桌沿，张大了双口，发出了触电般的呻吟。

她用牙齿紧咬朱唇，足有一分钟，忽又强有力的耸动一阵，口里闷声地叫着︰「喔！川……别动……我……没命了……完了……我完了……」小川顺着情人的心意，胯股紧紧相贴，玉茎顶紧幽洞，只觉深遽的阴阜里吮含着龟头，吸、吐、顶、挫，如涌的热流，喷向他的龟头，烫得他浑身痉挛。

一道热泉不禁涌到宝贝的关口，小川用尽力气将她双腿压向胸部两股使劲向前揉挤……热流激荡，玉浆四溢，一股热泉由根部直涌龟头，直射怀中美人的香窝深处……

二、妈妈心事沉似水

下午，罗主编的电话一来，小川就飞快的赶往漕河泾的黄金荣的黄家花园。

直到深夜，才在觥筹交错的和解宴后，坐着黄包车沿着霞飞路往家里赶。

高大的梧桐树遮住了路灯的光芒，车夫在小步跑着。

远处静安寺旁，百乐门的霓虹灯闪烁着变换的荧光，一阵乐声隐隐的传来︰「夜上海，夜上海，你也是个不夜城，华灯起，……歌舞升平。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胡完了青春……」到了弄堂口，打发了车夫，小川抬眼一看，弄堂里已是灯光稀疏，大家都快睡了。

「啊……」小川深深的打了个呵欠「好累啊！快点洗脸洗脚，上床睡吧。」家里也是黑灯瞎火的。

妈妈小妹她们大概都睡了吧！

小川也不开灯，把皮包往客堂间的八仙桌上一丢，蹑手蹑脚的往后面的灶披间走去。

「啪！」的一声打开电灯，却只听得「哇！」的一声惊叫，把小川吓了一大跳。

昏黄的灯光下，小小的灶披间里氤满了水汽，好似缕缕轻纱在空中飘动。

轻纱中一具雪白的肉体正抱着胸急转过来。

「唬死我了，是你啊！」原来是妈妈正在洗澡。

爱兰长长的嘘了口气︰「你怎么不声不响的就进来了？」见到是儿子，爱兰放下摀住胸口的手臂，只是用毛巾看似不经意的挡在下身的紧要地方。

小川瞥了妈妈的身体一眼，连忙低下眼，禁不住心中扑通扑通的直跳。

一半是刚才确实吓了一跳，一半是忍不住为妈妈的裸露的躯体而心动。

虽说妈妈已是做祖母的人了，但由于妈妈和自己结婚生子都早，妈妈年纪才三十六岁。

江南的女人，尤其是大家出身的女人都善保养，妈妈的身材仍然是极其的美妙︰浑圆的削肩，嫩藕似的胳膊，一对又大又挺的乳峰，巍颤颤彷佛是新剥的鸡头嫩肉，两个殷红的乳头，好似待摘的葡萄；细细的腰肢，像是风都能吹折，宽宽的胯部连着纤细而丰满的长腿……心里泛着异样的感觉，下身也起了异样的反应，但小川的嘴里却不停的道歉︰「对不起，妈。我刚才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所以就进来了。我……我这就出去。你慢慢的洗。」「算了，」爱兰仔细地盯了心爱的儿子几眼，转身背对着儿子坐回到浴盆里「我刚才想泡一会的。所以才没有出声。」小川仍然有些尴尬，回身道︰「我出去了。你洗好了再叫我。」「来了就帮我擦擦背吗。妈年纪大了，手脚不灵便了，擦背后很不方便。」「这……不太方便吧？」小川虽然很是想再欣赏一下妈妈那成熟女人的裸体，但妈妈的要求还是唬的他口吃起来。

「怕啥？你是从妈妈肚肠根里爬出来的，又不是外头野男人！再讲，你自己也是小孩好大的人了，又不是第一次看到光身子的女人。你还怕妈妈吃了你？」小川定了定神，脱下外套，挂在灶间门背后的挂钩上，然后拉了一只小凳子，在妈妈的身后坐了下来。

爱兰递过一块丝瓜筋。

小川一眼从妈妈的腋下瞥到了妈妈那滚圆的乳峰，然后默默的从妈妈手中接过丝瓜筋给妈妈擦起背来。

手抚着妈妈洁白光滑的肌肤，小川发自内心的赞道︰「妈，你的皮肤真好。真比人家二十岁的小姑娘的皮肤还细洁。亏你刚才还讲自己年纪大了。」「小赤佬（小鬼头），两片樱桃（嘴皮）越来越会翻了！花头花脑，花（骗女孩子）到你娘身上来了？」「妈……」小川一手扶着妈妈光滑柔软的肩膀，一手拿着丝瓜筋沿着脊柱，在妈妈润如美玉的背上搓着，「我真的没有瞎讲。你看，你的皮肤这么白、这么光滑，我认识的女孩没有一个有你这么好的皮肤。」爱兰给儿子搓得好舒服。

她闭着眼，尽情享受着儿子难得的伺候，嘴里忍不住随着儿子的上下揉搓，发出轻微的哼哼声︰「……嗯……旁边一点……对、对……你到底看过几个女人的皮肤？就这样说……啊……这里……好……再说我背上的皮肤一直在衣服里，也许比人家二十几岁的姑娘露在外面的好。你说是吗？」小川有点不服气，放下丝瓜筋，两只手掌从妈妈的两瓣肩胛骨上往下抚了下去︰「妈妈，我看到的可不是露在外面的脸上和手上的皮肤，是的的呱呱（的确）的小姑娘衣服里面的皮肤。」儿子宽厚温柔的大掌在背上这么一摸起来，爱兰的肌肉不由一紧，虽说心下觉的不妥，但是在舍不得拒绝︰「是四马路（上海如今的福州路，过去是妓院的集中地）的『长三』（长三堂子是四马路的高级妓院，因此那时总以『长三』来称呼比较高档的妓女），还是百乐门的小姐？拿妈妈跟那种女人比？」「姆妈。你儿子是那种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怎么会去四马路那种地方？！

就是去百乐门，也都是自拉洞（自助的意思，意为自带女人去跳舞）。「爱兰不知怎么心里泛出一股酸意，撇一撇嘴︰「哼！你还太不象话了。拿妈妈跟你的姘头比。」母子两人闲话到如此，早已不像是母亲和儿子的对话，而是男女俩的调情了。

尤其是爱兰这一娇嗔，更让小川，有把妈妈爱兰当作是自己的一个情人的感觉。

他心中一荡，正抚到爱兰腰肢的双手一紧，把光光的亲妈妈搂进怀里︰「妈，伊拉（她们）是我的女朋友，不要讲姘头。不过不管怎么说，她们没有一个比得上您……」「不嫁给你就跟你上床，不是姘头，是啥？」爱兰的眼神也有点迷离了，「你到底有几个姘……女朋友？」她挣扎了几下，就放松了自己，把湿漉漉的脊背靠在儿子的怀里。

小川情不自禁的抱紧了妈妈的赤裸身体，两只手在妈妈平坦柔软的小腹上揉摸着︰「交关（许多），这是你儿子有本事。」「本事再大，没有一个人肯嫁给你，也没有用。」爱兰把头也靠到儿子的肩上，微微带喘的说。

「她们没有一个有姆妈你这么漂亮的face，这么长的头发，这么细的腰身，这么细洁的皮肤，这么大、这么圆的……乳房……」「要死来，快放开，你摸到哪里去啦。」爱兰这才发现儿子的一只手已经在自己的乳房上来回的揉动，连忙想拨开儿子的魔手。

「姆妈，我是你儿子哎。」小川推开妈妈的手「这里我从小不就经常摸，经常在这里用嘴巴吮的吗？」爱兰被儿子摸的呼吸急促起来︰「不要这样。你现在已经二十岁出头了。女儿也三岁了。不好再碰妈妈这里了。」「我还是你儿子。从你十五岁生我到现在，我也永远是你儿子。儿子摸摸妈妈哺育他的地方有什么不对？」说着，小川的两只手都摀住一只妈妈的乳房，轻轻的揉搓。

爱兰抵抗了一会，只好认儿子去了。

但她仍然想保持一下作妈妈的矜持︰「好了，抱就抱一会吧。只不过……不要碰……其它……其它地方。」「其它地方？妈妈是什么地方啊？」「不跟你说了，」爱兰死命抓住儿子的一只企图向下游动的手，「越说越不成样子了。好了，就这样抱妈一歇……就可以了。」就这样抱着妈妈，揉弄着妈妈饱满又弹性十足的乳房，小川有些不可遏制了。

转头他就衔住了肩上妈妈的耳垂，轻轻的开始吮吸。

爱兰已是满脸的红晕。

原本只是想让儿子帮自己搓搓背，怎么会这样？

只觉得儿子的每一句甜蜜的话儿，每一个温柔的动作，都填满了自己内心朦朦胧胧的渴望，只觉得心中的每一道缝隙，都被儿子的温存熨烫得舒舒齐齐……是想男人了吗？

想男人的肩膀、男人的怀抱、男人的大手、男人的……可是，小川的爸爸去世十年了，自己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一个男人动过心！

今天却被儿子拨动了心弦？

小川吻着妈妈娇嫩滚烫得脸颊，捏弄着妈妈浑圆胀鼓鼓的乳房，心中却没有任何的杂念。

只觉得怀中的女人不仅是自己的亲生妈妈，也是一个春心浮动的美艳的少妇，就像自己的那些情人们一样，需要自己温柔的抚爱。

他１７岁就遵母亲之命与从小订婚的妻子结婚。

翌年妻子却在生下女儿丽婷后得腥红热去世。

而他在此时进入了家里拥有股份的一家小报。

小川凭着自己的天赋，不到20岁就成了报界有名的快枪手，同时也赢得了许多女性的芳心。

他的情人里，有报社的同事、大亨的外室、采访过的戏子、小明星，但却从来也没有打过自己妈妈的主意。

虽说妈妈也是那么的美艳，却到底是生自己、养大自己的母亲。

但今天却有些不同……他来不及细想，就对妈妈用上了百试不爽的挑情的手段。

妈妈的脸颊是那么的滑润，妈妈的红唇也一定更加的细嫩。

他毫不犹豫的把嘴印上了妈妈殷红的双唇。

爱兰闭着眼，任儿子肆意施为。

但当儿子的灵舌挤入自己的牙关，挑逗着妈妈的香舌时，这种从未尝过的感觉却突然让她惊醒。

「不要，不要……」爱兰突然从儿子的怀里挣扎出来，水淋淋的从浴盆里跳了出来，把个丰腴柔嫩的浑圆的大屁股暴露在儿子的眼前。

小川吃了一惊，刚刚还如此温顺的、任自己轻薄的妈妈，怎么会反应如此激烈？

「妈，你怎么了？」爱兰身子抽动了一下，低着头嗫嗫的叹道︰「小川，我……我毕竟……毕竟是你妈妈，不是你的姘……女朋友……不要这样对妈……」小川怔了一下，想说什么，但还是哑口无言。

隔了一会，他拿起毛巾︰「妈妈，坐下来吧。一直站着，要着凉的。」「……算了吧。你回来前，我基本上就洗好了。」小川把毛巾在热水里浸了一下，再把水绞干︰「那么，我帮你擦干吧。」爱兰忽然转了过来，面对着儿子︰「小川，不要……再对妈……那样了。妈受不了！毕竟……毕竟我是你妈妈。」小川强忍着不对妈妈那块黑黝黝的三角行注目礼，点了点头，展开毛巾开始为妈妈擦身。

爱兰有点不敢面对自己英俊的儿子，闭上眼睛任儿子施为。

妈妈的肩膀有点凉。

一颗颗水珠顺着脖子、肩胛往下淌去。

妈妈的发髻被刚刚的亲昵弄散了，披散在脑后胸前，长长的发丝有几缕盖住了乳头。

小川撩起姆妈垂在胸前的长发，轻轻地把它们拨到爱兰的身后。

爱兰的身子不由得颤动了一下。

小川的毛巾抹到了妈妈的胸前，两个硕大的乳房在昏黄的灯光下仍然泛着莹白色的光芒。

雪白的毛巾把儿子的手掌与妈妈的乳房隔开薄薄的一层。

但小川仍清楚的感觉到妈妈的两个饱满而极富弹性的肉丘上，坚挺得硬硬的乳头，随着妈妈急促的呼吸在不住的颤动。

小川不敢多做停留，匆匆擦干后就抹到妈妈的腋下。

当抹干妈妈温润平坦没有一丝赘肉的腹部，小川的手开始移向脐下时，爱兰涨红着脸止住儿子，用蚊子叫般的声音说道︰「不……下面让姆妈自己来。你……你帮姆妈擦擦后背……」小川沉默着转到妈妈身后。

那里的水分早已被他的衬衫吸干了，只有刚才还坐在水里的腰下屁股部分还残留着水迹。

温柔地帮妈妈擦完上身，小川裹着毛巾的手移到了妈妈的屁股。

正顺着圆圆的曲线抹下去时，小川发现妈妈的屁股一动，一抹白色迅速的从妈妈的股沟里一闪而逝。

他不由得心中一荡，『妈妈在擦她的……阴部……』刚才被妈妈压制下去的欲火又『腾』的燃烧起来，鼓胀起来的肉棒把裤子挺起一个更高的帐篷。

忍不住他又再次把妈妈拉进自己的怀中。

爱兰的心中也是天人交战，如揣了一头小鹿蹦个不停。

耳边是儿子急促的呼吸，脸颊是儿子喷出的男人的气息，背上是儿子宽厚的胸膛，胸腹部是儿子滚烫的大手。

虽说此时儿子的手没有按在自己的乳房上，但下身的屁股沟里却硬硬的顶着个长又粗的东西……『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跟儿子操……这是乱伦，要天打雷劈，被人骂』混帐『的……烂污三鲜汤……天火烧的东西……』终于她下定了决心，一把轻轻的推开儿子︰「帮姆妈把浴袍拿来。我洗好了……」看着妈妈匆匆出去的背影，小川不由有些发愣。

妈妈的背影自己少说看了二十年了，为什么今夜会让自己如此动情？

妈妈毕竟是妈妈啊！

妈妈再漂亮，毕竟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

自己对妈妈的肉体发生性的冲动可是亵渎啊！

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川倒掉妈妈洗澡水，从热水瓶里倒了些热水，随便擦洗了一番，便收拾上楼了。

不知道是性欲与理智的交锋会是怎样结果，反正小川的心里乱的跟麻似的。

也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小川的心中只是一团空白与烦躁。

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脱掉衣服，换上睡衣睡裤，往床上一躺却又一阵厌烦。

他坐了起来，又倒了下去；倒下去后，又再坐起来。

如此几次后，小川骂了一句粗话︰「坼那（操他的）！今朝我是那能回事体（今天我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干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的踱步。

『算了，还是去看看女儿睡得怎么样了吧。』转出过道刚走了几步，他一拍脑袋︰「瞧我这记性，婷婷今天不是到幼儿园入托了吗？」于是他回身往回走，却发现妹妹小娟的房门中透出一缕灯光。

「阿妹，那能这么晚了还没有睡？」小川推开虚掩的房门，探头问道。

三、妹妹情怀总是诗（湿）

只见小娟穿着背心短裤，把一床棉被当披风一样裹在身上，两个枕头被竖了起来靠在床栏杆上当靠垫，就着壁灯在聚精会神的看书。

一见有人探头，小娟像是吃了一惊，忙不迭的把书藏进被子里。

待看清是哥哥才舒了口气︰「哎呀，是阿哥你啊。吓了我一跳。」「看啥书？这么紧张。」小川信步走到妹妹床前。

「你坐上来，我给你看。」小川往床栏上一靠，坐到妹妹的身边，从小娟手里接过那本书翻开书皮一看︰「哦吆，原来是张竞生的《性经》啊！这有什么好怕的。」（注︰张竞生──留法博士，二十年代回国后着《性经》系列，探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与性问题，主张无论婚姻还是爱情，男女都要以尽情享受性爱为首要。张为学者，本人并不风流，但因《性经》多为道学者垢病为放荡者。）小娟满脸彤红，不知道是害羞，还是兴奋︰「人家是怕姆妈进来吗。姆妈看到我看这种书，一定会骂我的。」「你这么大的人了……看看有好处。不过，姆妈骂你，一定是因为你这样看书会着凉的。」小娟撩开被子，露出只穿着背心短裤的身子︰「这样看书既适意，又方便。

看吃力了，想困觉了，倒下来就可以睡。一点也不冷的。「小川瞥了一眼妹妹圆润的肩膀，和光光的大腿︰「好了，好了。当心着凉，快裹好被子。」「我才不冷吶。只是阿哥你只穿了睡衣，倒是要着凉的。」「哦，刚才忘记婷婷今天已经入托了，想出来看看她的。是穿得少了一些。

你有毯子吗？让我裹着，阿拉兄妹俩聊聊。「小娟撑开被子，曲起大腿屁股往旁边挪了挪︰「还要寻毯子做啥，一道钻进被头里来暖和暖和。」小川的眼睛迅速的从妹妹曲起的大腿间掠过。

那里若隐若现的是妹妹大腿根部间被白色短裤裹住的一块饱满的小丘。

他再看了看妹妹裸露的双腿和紧包在小背心里微微隆起的双峰，只觉得下身有了点反应，不禁心虚的说︰「不大好吧……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穿的这么少，钻一个被窝……有点……」「嘻嘻，阿哥怕难为情了！」小娟刮了刮脸「你是我阿哥，我是你阿妹。又不是……孤男寡女做坏事……」说着，她自己难为情起来，小脸涨得彤红，娇嗔道︰「你到底进来吗？」小川笑着摇了摇头，还是抵御不了诱惑，爬过去钻进被窝紧贴着妹妹靠在床栏上。

「哎呀，被子不够了。」小娟盖的是四尺半的被子，一个人盖又宽又大，两个人并排的裹，显然太小了。

「阿哥，你坐到这里。我坐到你身上，你抱着我。这样被子就够了。」小娟说着就坐到哥哥的身上。

小川有点受不了了，下面的玉茎早已硬得跟铁棒似的，生怕被妹妹发现。

他连忙借着帮妹妹调整坐姿，把肉棒夹在大腿中间。

但两手不可避免的揉到妹妹圆圆软软的屁股，甚至隔着内裤在妹妹的股缝里擦了一下。

这下，他的玉茎胀得更硬了，但夹在大腿里又不能放它出来。

否则一定会顶到妹妹的股缝，那可就更尴尬了。

小川半愧半羞的埋怨道︰「小娟，这样抱着，即使是亲兄妹也太难看相了吧？」妹妹笑嘻嘻的搂住哥哥的头，小嘴在哥哥的脸上吹气如兰︰「反正姆妈已经睡觉了，又不会进来骂我们。怕啥？！」小川不由得一手搂住妹妹的纤细的腰肢，另一只手揽住妹妹的粉嫩的大腿︰「我是不怕。你呢？不怕阿哥吃掉你？」小娟俏皮的皱皱鼻子，闭上眼，一副任君采摘的样子︰「你要做坏事体，我也没有办法。谁叫我是你的阿妹，又是自己送上门的呢？」软馥馥，香喷喷的少女胴体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内衣抱在怀里，真让２０刚出头的风流哥哥情难自已。

小川低头在妹妹吹弹得破得脸颊上轻轻一吻。

小娟「哎」的一声紧紧搂住了哥哥，把脸颊贴到哥哥的脸旁，身子紧贴到哥哥怀里︰「阿哥，抱抱我……我要你抱抱我……」小川也激动起来，一手抚背，一手抱臀，把妹妹紧紧搂在怀中。

小娟的嘴里发出「啊、呃……」的呢喃声，紧紧搂着哥哥的脖子，把一双刚刚发育好的淑乳拚命贴向哥哥的胸膛。

妹妹的发丝拂在小川的鼻子上，少女的气息是如此的动人。

他几乎忘记了怀里不停扭动的娇娃是自己的妹妹，热烈的响应着，揉搓着女孩圆圆柔软的屁股、大腿。

他的嘴唇撩开妹妹纷乱的长发，啜吸、亲吻着妹妹细滑的脖颈。

小娟的屁股、大腿，乃至全身都在哥哥身上扭动。

哥哥的阳具早失去了控制，在她的屁股下惨遭「蹂躏」。

她的大腿屏得紧紧的，不断的扭着，似乎在相互摩擦。

小川的手几次想突入禁区，但却被妹妹的热情阻挡在『门』外。

终于，当小川的手掌插入妹妹的裆部，却不料小娟又紧紧夹住了哥哥的大手。

小川可以感受到妹妹那里热乎乎潮叽叽的。

隔着湿嗒嗒的『宝大祥』白棉短裤，他可以感觉到妹妹大腿根部那圆鼓鼓的的肉丘，肉丘中是一条紧绷绷的细缝，细缝里早已是水泠泠的了。

小娟的大腿夹着哥哥的手在那里自顾自的扭，嘴里还不时随着扭动发出一声声「……啊……」的呻吟。

小川从那肉缝的感觉和妹妹夹着他的手却只知道扭动来制造快感中就知道︰妹妹一定还是个处女！

就连自慰也只知道挤压阴部这一节。

妹妹的屁股压着小川的阳具在不停的碾磨，将他刺激得几乎要爆发了出来。

他知道妹妹早就到了临界点，只要自己再进一步，妹妹决不会像妈妈那样临阵逃脱。

但是，这……能行吗？

毕竟她是自己一个母亲生的嫡嫡亲亲的妹妹！！

刚才面对赤裸的妈妈，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

那是因为妈妈那成熟妇人的美态，正是自己所喜欢的！

那圆圆的翘翘的丰满的乳房，那细细的嫩滑的腰肢，还有那最吸引人的就是那浑圆肥硕的臀部……无一不充满了成熟诱人的性的韵味。

而怀中的妹妹已是有女长成，开始臀圆乳翘，腰细腿长。

但毕竟还只是纤纤可人的少女体态。

还无妈妈的那种杀伤力。

四、出事了

转眼五月底了，报馆的生意也好了起来。

南方的革命军不断的打过来，上海的革命党也不停的闹事。

社会新闻也越来越多，报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忙。

小川自然也跟着忙了起来。

这天，他刚跟苏苏在老地方里亲了个嘴，手还没有伸进那香扑扑的怀抱，外面那部报社内部人员才用的电话就催命似的响了起来。

没办法，他只好像苏苏做了个鬼脸。

苏苏笑着捏了一把他裤子前硬梆梆的地方︰「快，『罗革里』叫你充军去了。」他再在苏苏的俏脸上香了一记，然后边走边吟︰「云雨听铃应官去，走马报社类转蓬……」拿起话筒一句「插那娘……」的粗话还没说出口，他就听到罗主编那急促的叫声︰「快！快！小张……拿好那部『莱卡』，到『先施』来！快快……」「啥事体呀？这么急。」电话那头传来了阵阵的哄闹声与罗主编焦急万分的声音︰「我现在在火车东站！听到没有？出大事了……游行已经开始了……听说这次全上海的工厂学校都要参加……可能还要罢市……游行一定要到上海路的……你到那里占个好位置，我来找你……」话还没说完，电话就断了，大概被别的记者抢去了。

一听出了这等大事，小川的记者的本能让他立刻跳了起来，打开柜子取出那部德国『莱卡』相机就想往外跑。

聪明的苏苏一把拉住了他︰「什么事，这么慌？」「出大事了，上海路马上要有游行示威。我得快去！」「哎呀，在南京路示威，工部局的外国人一定会弹压的。拿好这个，防外国赤佬『抄靶子』（搜身）把你相机没收了。」（注︰工部局上海租界内外国人建立的市政管理机构）小川一看，原来是神通广大的罗主编弄来的一份工部局的特别ｐａｓｓ，享有可以通行租界里任何关卡的特权，连只有外国人才能进的跑马厅主楼都可以任意进出。

小川大喜，抱住苏苏亲了一口，就奔下楼去。

果然，上海路的中国商店都开始拉闸上门板了。

小川拉住一个正在关门的店员询问。

那店员告诉他，申新纱厂的日本厂长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中国工人，老板接到上海中国商会的通知要罢市抗议。

这时，『先施』、『永安』、『宝大祥』的过街楼下都开始聚集起许多人群，都在翘首向虞洽卿路（今西藏路）跑马场方向（今人民广场）观看。

小川跳上一个废物箱，抱起相机抢了一个制高点。

不一会，就听阵阵的口号声从大新公司那里传来，接着漫无边际的横幅标语和旗帜伴随着口号声缓缓而来。

小川一只脚掂在废物箱上，一只手勾住头上的街灯，单手执着相机，对着抗议游行的人群，对着铁门紧闭的商店，对着人头椽动的南京路开始不停的拍照。

忽然，他觉得有人在拉他的裤脚管，低头一看，罗主编那戴着玳瑁圆眼镜的笑脸浮现在眼前。

「哈哈，大将到底是大将。这么好的位置也被你抢到了。」寒暄几句俩人都开始紧张的采访工作。

游行队伍走了一多半了，罗主编忽然叫道︰「哎呀，不好！」「怎么了？」「今天南京路怎么连一个巡捕都没有！看来工部局可能要镇压！」小川有点疑惑︰「今天这么多人吶。再说过去游行不是都没有事嘛。」罗主编的镜片下闪着寒光︰「过去游行都是反军阀，要民主，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外国赤佬才不管我们的闲事。这次不同。这次是东洋鬼子犯事激起的众怒，游行叫的都是『打倒帝国主义』，犯了工部局西洋鬼子的忌讳。别看东洋鬼子西洋鬼子平时不和，但这时都是穿一条裤子的……」话还没有说完，从外滩那里就传来了枪声和马蹄声。

顿时南京路上就大乱了起来。

前面的游行队伍潮水般的往后面退了下来，而后面的还在往前走。

两边一挤就成了一团粥。

沿街的看热闹的人都纷纷往支路上涌，而不知情的来看热闹的人还在往前挤。

前边，枪声马蹄声越来越近，哭闹声、惨叫声响成了一片。

远远的可以看到一队队的马队举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边射击，边往前冲；印度阿三的红头巾、安南矮子的草盔帽清晰可见。

快到『三阳盛』南货店一带时，大概是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一个英国军官一声令下，马上的印度兵跳下马来挺起刺刀向游行的人群开始刺杀。

游行的队伍早散了，人们纷纷往广西路等叉路上逃去。

但人多路窄，怎么也逃不快。

逃在后面的便跟外国兵打起来。

小川和主编都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部『莱卡』，一部『蔡斯』不停的拍摄着『万国商团』屠杀示威者的场面。

（注︰万国商团，上海租界外国人的私人武装，属万国商会所有，雇佣兵性质。）「够了，走吧。别让红头阿三（印度人）把我们也兜进去。」罗主编拉起小川也开始后撤。

正要拐弯，小川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不觉连忙停住了脚步。

「快走，怎么停了？危险！」罗主编在前边急切的叫道。

「不好！是我妹妹！」小川把相机往罗主编的手里一递，撒腿往『亨得利』的骑楼下奔去。

罗主编一跺脚也跟了去。

这时小娟正扶着一个扭了脚的女同学一瘸一拐的往前奔，后面一个戴着红头巾的印度兵怪叫着追来。

突然那个女同学脚下一歪，倒在地上，拖得小娟也倒了下去。

那个印度阿三乘势举起刺刀就往小娟刺去。

小娟本能的一躲，刺刀歪向一边，刺进了那个女同学的肩膀。

一声凄厉的惨叫，一道血拄随着拔出的刺刀标射出来。

小娟也吓得哀叫起来。

那个印度阿三举起带血的刺刀再次向小娟的胸膛刺了下来。

小娟已经不能闪避，不由得闭目等死。

就在这时，一声怒吼，小川赶到了。

见此情景他眼睛都红了，上前一脚把那个印度兵踢了个趔趄，刺刀也就离开了小娟的胸口。

「哥……」小娟惨叫着。

小川闻声不由得心胆欲裂，连忙上前扶起小妹和那个受伤的女同学。

这时，那个印度兵回身怪叫着挺枪向小川扎来。

小川连忙挡住妹妹，一侧身双手抓住了刺刀后的枪管。

印度兵吼叫着用力把枪向小川一寸寸的逼来。

小川没有他力气大，双臂渐渐弯曲，眼看着刺刀尖离自己的胸口只有几寸了。

他原本可以用巧力把长枪往身边一甩，凭惯性就可以让这个印度兵摔了嘴吭泥。

但是身后就是妹妹小娟，他就是死也不能让妹妹面对刺刀可能的伤害。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罗主编赶到了。

他一手举起一张烫着金字的卡片，向那印度兵用英语吼叫了一声︰「再不住手，我就要向英国领事控告你了。」这就是那张可以直通跑马厅主楼包厢的pass.那个印度兵识货，知道这种pass只有极少数极有地位的华人才能持有。

而那些华人确实都对领事们有相当大的影响。

于是他松了劲对罗主编说了句『sorry』就瞪了小川一眼便跑开了。

小川连忙和罗主编扶起两个姑娘边上跑去。

黄包车都已经找不到了。

而两个姑娘的状态都非常不妙。

小娟的同学肩头虽然经过简单的包扎，但还是不住的流出血来。

而小娟虽然没有受什么伤，但浑身是血，和她的同学一样陷入神智模糊的境地。

终于赶到慈光医院后，发现那里都是受伤的人。

罗主编送那个女孩进了急诊室，小川便送妹妹回家。

黄包车上小娟还是双目无神，浑身颤抖地抱住哥哥，嘴里喃喃的叫着哥哥，不时的发出一声声的惊叫。

小川痛惜的抱住妹妹，嘴里一千遍的咒骂洋鬼子、印度红头阿三，同时不停的安慰着刚才生死千钧一发饱受惊吓的妹妹。

快到家时，小娟的状况已经好多了。

五、血的迷情

一进门，兄妹俩浑身是血的样子把母亲爱兰真正吓坏了。

她手足无措的围着抱着妹妹的小川乱转，嘴里不停的嚷着︰「这是怎么一会事？怎么会这样？……」诸如此类的话，还想从小川的手里，接过浑身无力，被哥哥抱进弄堂的女儿，小娟。

小川阻止了妈妈无意义的举动，吩咐了一声︰「姆妈，你去弄一盆热水到阿妹房间来。」就抱着妹妹「腾腾腾……」的跑上楼梯，踢开妹妹后楼的房门进去了。

他想把妹妹放到床上，但妹妹死命拉住哥哥的脖子哭叫着︰「阿哥不要离开我！我怕……阿哥，抱牢我……阿哥……呜呜……不要离开你妹妹……呜……抱牢我……」小川只好把妹妹紧紧抱在胸前，不停的拍着妹妹的后背安慰着︰「好了，阿妹。已经回家了，安全了……别怕别怕……哥哥一定会在你身边……哥哥最喜欢小娟了，哥哥一定会保护你的……别怕……」小娟哭道︰「阿哥，不要离开我……呜呜呜……永远不要离开我……抱住我……呜……我们是一家人……只有哥哥能保护我……哥哥……抱住我，别离开我……」小川的眼泪刷的流了下来︰「小娟，我好阿妹，哥哥一定不离开你！哥哥永远会在你身边……哥哥永远会抱住我的妹妹……我们是一家人，哥哥一定会永远保护我的妹妹的！」这时，小川一回头，看见妈妈端着一搪瓷脸盆的热水痴痴的站在房门口，两道热泪挂满她艳丽的脸颊。

小川定了定神，竭力镇定下来，用尽量平静的口气对妈妈说︰「姆妈，把热水放到那个凳子上去。我安慰安慰阿妹，你就帮她擦擦身，让她睡一觉。」爱兰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似乎想哭出声来。

小川连忙做了个手势，爱兰才强压悲伤放下热水，过来看女儿。

「乖囟，是姆妈……你不要怕，姆妈和阿哥都在，你到家里了……」小娟迷茫的眼神触到了妈妈，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姆妈……呜……姆妈，我好怕啊……今……今天，要……要不是阿哥……我……我就再也……再也见不到你了……姆妈啊……」「好了……都是自己家里人，不要怕……乖乖的躺到床上，让妈妈给你擦擦……一直吊着阿哥，阿哥会吃不消的……」爱兰哽咽着抚摸着女儿的脸。

小娟顺从的让哥哥轻轻的把她放到雪白的床单上，但仍然死死的抓住哥哥的手。

小川不忍掰开妹妹的手，便坐在床头让妹妹握着。

爱兰绞了一把毛巾，轻轻擦着女儿的脸和脖子，然后再解开女儿的衣襟，帮她擦洗胸口的血迹。

小娟在妈妈温柔的动作中渐渐平静了下来，在妈妈脱去她的上衣时也肯松开哥哥的手。

小川看到妈妈要脱掉妹妹那件还印有血痕的背心时，想起身避开。

小娟头还蒙在背心里就『呜』了一下。

爱兰轻轻对儿子说︰「你就陪在边上吧。反正都是自家人，没什么好避讳的。」说着瞟了儿子一眼，眼波中带着一丝羞意，和一丝风情。

小川心里一热，便又坐了下来，看妈妈给妹妹脱掉背心和胸罩。

小娟的肩胛有一块青紫，不知是跌伤的，还是被打伤的。

肩胛骨下是饱满的前胸，异常的白皙光滑；两个圆圆的乳丘耸立在眼前，饱满圆润，但不是很大，大概可以盈盈一握；妹妹的乳头比妈妈的小多了，小小的粉红色的乳头骄傲的翘着，令人馋涎欲滴……那天晚上他虽然不止一次的揉摸过这对乳房，却一直没有真正的看过她们。

妹妹的乳房虽然没有妈妈的大，但手感却很好，样子自然应该不错。

小川摇了摇头︰我想到哪去了，这个时候怎么能对妹妹起这种非分之想。

但胯下的阳具却不听使唤，开始胀大起来。

妈妈擦洗完小娟的上身，把女儿翻了过来，洁白光滑的脊背就呈现在小川的眼前。

妹妹身材真是不错，细腰和胯部成现两道优美的曲线。

随着妈妈解开妹妹学生裙后面的搭扣，连内裤一起拉下去，一个又圆又翘的美丽的臀部显露了出来。

小川瞥了一眼正对着自己的妈妈紧紧的裹在旗袍里的臀部，再对比了一下妹妹美丽的光光的屁股，觉得虽然大小不同，但同样的都富有神秘的诱惑感，都令人想掰开那两半圆圆的臀肉，探索股缝里那诱人的秘密。

大概是感到了儿子眼光的灼热，爱兰的身子抽搐了一下，回头递过手里的毛巾，吩咐儿子帮忙搓一下毛巾，再换一盆热水。

而那瞥过儿子的眼神里的神采分明带着几分责备、几分羞涩、几分企盼……小川在妈妈的眼光下有点心虚，不敢再接触妈妈的眼神，低下头搓好毛巾，绞干，递给妈妈。

然后他像逃也似的端起有些冷的水盆，下楼去了。

换了一盆水上来，妈妈已经为女儿换好了内裤。

没有看到那块在自己手中潮水泛滥的三角地，小川多少有些微微的失望。

爱兰接过儿子递上来的手巾，仔细的给女儿擦干身上的水珠，再为她套上一件干爽的小背心，就摊开被子给小娟盖上。

「乖囟，好好睡一觉。睡醒了就没事了。」「姆妈，阿哥，你们不要走陪陪我。我心里好慌……」小川上前拉住妹妹的手温柔的说︰「小娟，眼睛闭起来，好好睡觉。哥哥会一直陪着你的。」小娟握着哥哥的手，安心的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就陷入了沉沉的梦乡。

爱兰和小川母子俩默默的注视着小娟，直到她的呼吸慢慢均匀起来。

爱兰看着女儿睡着了，便向儿子招了招手，示意他到边上的后厢房去。

后厢房原来是女儿婷婷的房间。

从这里可以正好看到小娟房间的床头。

母子俩很久没有这样面对面的了，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沉默了一会儿，小川开口了︰「姆妈事体是这样的……」他把今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爱兰默默的听着。

小川说完，她突然摀住脸无声的抽泣起来。

小川着了慌，连忙上前握住妈妈的两只手劝慰道︰「姆妈，不要这样。我们不都是好好的回来了吗！」爱兰抽泣着轻声道︰「今天要是你们两个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

想想人活着真是没有意思，一个好好的家，就像风里的蜡烛火一样，随时随地风一大就会被吹灭……「「不对，姆妈。我们是电灯泡，不是蜡烛油灯了，吹不灭的……」小川按住妈妈的双肩，想用玩笑来打消妈妈的伤感。

「吹不灭，也打得破。人生就像灯泡一样的脆弱。」爱兰轻轻的说。小川想起了今天下午的事，当时只凭一股勇气不觉得危险，但现在静下来想想也不觉后怕。他的心里也泛起一丝伤感。但他的嘴里还是安慰着︰「姆妈，别想太多了。我们现在不都是好好的吗？」爱兰只觉得脚下有些发虚，身子有些发软。

她顺势靠在儿子的肩上︰「小川啊，你也不要嘴巴硬。前边想想你爸爸，后头想想你自己的老婆。你爸爸不说，婷婷的姆妈只有几岁？二十还不到，说去也就去了。人生有时想想真没有意思。结婚、生子，儿子女儿结婚，再做奶奶、外婆……几十年一下子就过去了。当中还不知道有什么磨难……」小川搂住妈妈的肩膀，鼻子里嗅着妈妈头上白丽头油的清香，发自内心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姆妈，不要想得这么多。白白愁坏了身体可不合算。我们只是小市民，只要好好把握今天，让自己现在过得开心一点，舒畅一点，不要强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至于以后……让老天爷安排吧。」爱兰低着头靠在儿子的肩膀上，也没有看看儿子的脸发出一声喟叹︰「哎……你说得对，小川。抱抱你娘吧，你娘很想有个胸膛靠靠……」接着她用几乎听不出的声音︰「……像那天晚上一样……」小川默默的张开手臂，搂住妈妈的纤细的腰肢，将母亲揽入怀里。

爱兰也紧紧的搂住儿子宽厚的身躯，轻轻揉搓儿子坚实的后背。

母子俩无声的拥抱着……五月底了，上海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起来。

爱兰的衣着十分的单薄。

而小川在刚才擦洗时，已经脱掉了被弄破了的外衣和衬衫，只穿着一件棉毛衫。

隔着薄薄的织物，小川清晰的感到了妈妈那对高耸的乳房正紧紧的顶在他的胸口，甚至连已经硬起来的乳头都能感觉得到。

他忍不住低头亲吻着，妈妈的耳根鬓角，双手也开始缓缓的在妈妈的背上揉摸。

从那根带子，到下面的三角裤的皮筋，虽然隔着一层衣物，但感觉上却好似在抚摸妈妈的裸体。

他开始冲动，他的下身也胀大起来。

爱兰的呼吸急促了。

小川可以从胸膛上妈妈的乳房剧烈的耸动明显的感觉出来。

爱兰的脸一直埋在儿子的肩窝，这时也抬了起来，把她那美丽的、此时已经是滚烫的脸颊贴在儿子英俊的脸庞上。

「抱紧我，儿子。抱紧你姆妈……」爱兰的香唇里喃喃的吐出这句话。

小川的双手紧紧搂住妈妈的身子，抱紧着她在自己的胸前揉搓。

妈妈的乳房在儿子胸口旋转扭动，妈妈的屁股在儿子手中起伏揉动，儿子的阳具顶在了妈妈的小腹，爱兰的嘴里发出了销魂的低吟……理智的弦已快断裂，母子俩已陷入了欲的海洋。

「呃，不要……」一声小娟的声音打断了母子俩肢体语言的交流。

两人像触了电一样的分开，同时向小娟的房内看去。

【完结】